

一、愛好書畫的東港少年

從小出生成長於東港的黃朝謨，外祖父店鋪中的書畫及廟宇中的彩繪和楹聯，一直是他所喜歡流連觀賞的；海洋的開闊、浩瀚、變化，以及流動不息的生命力，長久以來對他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及長，其個性謙和內斂、熱心，治藝善於融通內化，也與海洋的環境因素有著微妙的關聯。

（左圖）1970年，黃朝謨遠眺東港海景。

（右圖）黃朝謨 清流（局部）1999 油彩 162×130cm



楔子

東港在清朝時期是南臺灣與大陸貿易的一大門戶，雖然漢人對於屏東平原的大規模拓墾，肇始於18世紀初的康熙中葉以後，然而由於天然港口優勢地利的緣故，因而很快地發展成為兩岸貿易的大門戶。19世紀末盧德嘉所撰《鳳山縣採訪冊》曾作如是之形容：「東港，兩岸相距三里許，內地商船往來貿易，為舟船輻輳之區。」日人安倍明義在其《臺灣地名研究》一書中，更強調盛清時期的東港之盛況及其市區位置東移之始末：

黃朝謨 東港老漁市場
1967 水彩 39.5×55cm



黃朝謨 東港漁港 1968
油畫 60.3×72.5cm

與對岸大陸貿易之盛幾凌駕打狗（今日高雄）之上。往昔東港的首要市街在東港西岸，以及新園一帶。康熙年間閩省漳、泉兩府人開始移住，當時該地由下淡水溪及東港溪兩水流環住，且地面又潮濕，每逢雨季溪水往往浸淹房屋及耕地，到了同治初年，居民只好遷移溪東今日的位置。現址為海埔，同治末年開拓成市街。

由此可以想像當年為貿易大港之繁榮景況。到了日治時期因東港溪水漸淺，河身變易，不適合船隻停泊，方始榮景不如往昔。

古來東港多擅書人士

【上圖】

黃朝謨的祖父黃漏澎全家福，
拍攝時間為大女兒出嫁之後。

【下圖】

1964年，黃朝謨祖父黃漏
澎（左）暨姑婆、叔公合影於
左營春秋閣。



與大陸貿易之便捷，不但帶動經濟、文化之繁榮，同時也引進大陸內地之文化藝術。日治時期東港能書者不少，書風與大陸地區有微妙關聯，而與當時臺灣書壇居主流的日本書風頗不相同。如林玉書、許坤

城、蕭永東、洪鐵濤等，均有能書之名。日治中後期，有名的黃景淵（達源，1878-1940）、黃景謨（受師，1881-？）、黃景寬（靜軒，1886-1944）三兄弟及黃明展家族，其家人中，多人兼擅長楷、行、草各體書法而且造詣極高，尤其膾炙人口。本書的主角人物黃朝謨，在日治末期的1939年12月13日，出生於東港。他是戰後東港較為早期的留洋全方位藝術家，也是位業餘書家。他雖以繪畫和雕塑知名於藝術界，但是書法卻是貫串其持續半個世紀以上的藝術創作生涯的重要核心元素之一。而且，他也是黃景淵兒子的學生，孫子的同學。



【關鍵字】

黃景淵（1878-1940）

黃景淵，號達源，1878年生於東港郡，自幼即前往大陸潮州研習醫術，並隨林靜觀學習書法。及長返臺，協助其擔任區長之父親文韜公辦理區務，歷十一年之久，眾咸敬重。其後，倡設東港信用合作社、產業會社及東港鐵道期成會，均被推舉為會長，善詩書，精律呂。其書法兼擅楷、行、草。目前東港朝隆宮尚見其所書鑄成之石柱對聯，間架嚴謹端莊，筆勢流暢，磔筆收尾勁強而凝聚，仍可見王、董行體和柳楷之根基。其子玉沂（任中醫師）、金燧（戰後曾任東港鎮長）、金川、金墩、甘棠等人均能書。尤其黃金川（1904年-？）於1920年就讀臺中第一中學時，適逢日本陸軍元師邇宮邦彥親王和王妃來臺參觀該校時，格外讚賞金川之書法，其作品被攜返東京。1929年黃景淵與黃金川父子以書法作品同時入選於新竹益精書畫會舉辦之「全臺書畫展」，更是傳為美談。

此外，黃景淵之胞弟景謨（號受師，1881-？）、景寬（1886-1944）也有擅書之名，子姪輩也多人能書。

「金長成商號」與「吉成鏡行」

黃朝謨祖父漏澎公業商，日治時期在東港的延平路南端媽祖廟旁經營「金長成商號」雜貨店，早期販售一種閩南語發音近於「朱能」的保護漁網之植物性染料及藤等民生雜貨，後來兼營菸酒零售。黃父庚木公（1912-1995），早年畢業於東港水產學校，在黃朝謨幼年時期任職於東港菸草賣別所，擔任書記工作。1962年轉任東港菸酒配銷所主任，以至退休。其間並曾擔任東港扶輪社社長、東港信用合作社理事，以及東港鎮民代表，在地方上頗具名望。黃母陳巧女士為典型家庭主婦，相夫教子，生育七子一女，黃朝謨在兄妹之中排行第四。長久以來，黃朝謨

【左上圖】

1940年，黃朝謨與父母親、大哥、二哥合影。



〔左圖〕
黃朝謨的三叔父黃庚耀攝於東港老家菸酒專賣店前，當時櫥窗設計獲得（東港郡）第一。



〔右圖〕
1946年，黃朝謨小學一年級。



將書法當成養氣怡神的日課，甚至視之為作畫之重要基本功，始終認為自己對於書法的興趣和基礎，應該根植於外祖父陳植柏先生的感染。

植柏公兼長書畫，於日治中後期由唐山渡海來臺，在東港的延平路偏北的市區開設「吉成鏡行」，經營玻璃鏡屏彩繪、神龕道釋畫軸，並應顧客要求，代為書寫喜幛和輓聯（幛）等，三位舅舅承襲家學，後來也都以「吉成鏡行」為店名，在別處經營相近的行業，開枝散葉。

由於祖父和外祖父店面都在同一條街上，距離不遠，因而黃朝謨自幼以來就經常出入「吉成鏡行」，每逢外祖父揮毫寫字作畫，尤其吸引他駐足留連。植柏公得心應手而宛如行雲流水般的駕馭毛筆的功力，讓年幼的黃朝謨格外嚮往，甚至進而產生了喜歡書法和繪畫的潛移默化之作用。縱使後來他以西畫成名，然而數十年來黃朝謨仍每日勤練書法而毫未停輟，也常以毛筆畫水墨畫，這些運用華人傳統筆墨素材的書畫作品，



1955年，東港中學初中第11期忠班畢業紀念留影，前排左起第三人為黃朝謨。

也往往簽署「吉成」之字號，以感念外祖父對他的影響。

少年時期的書畫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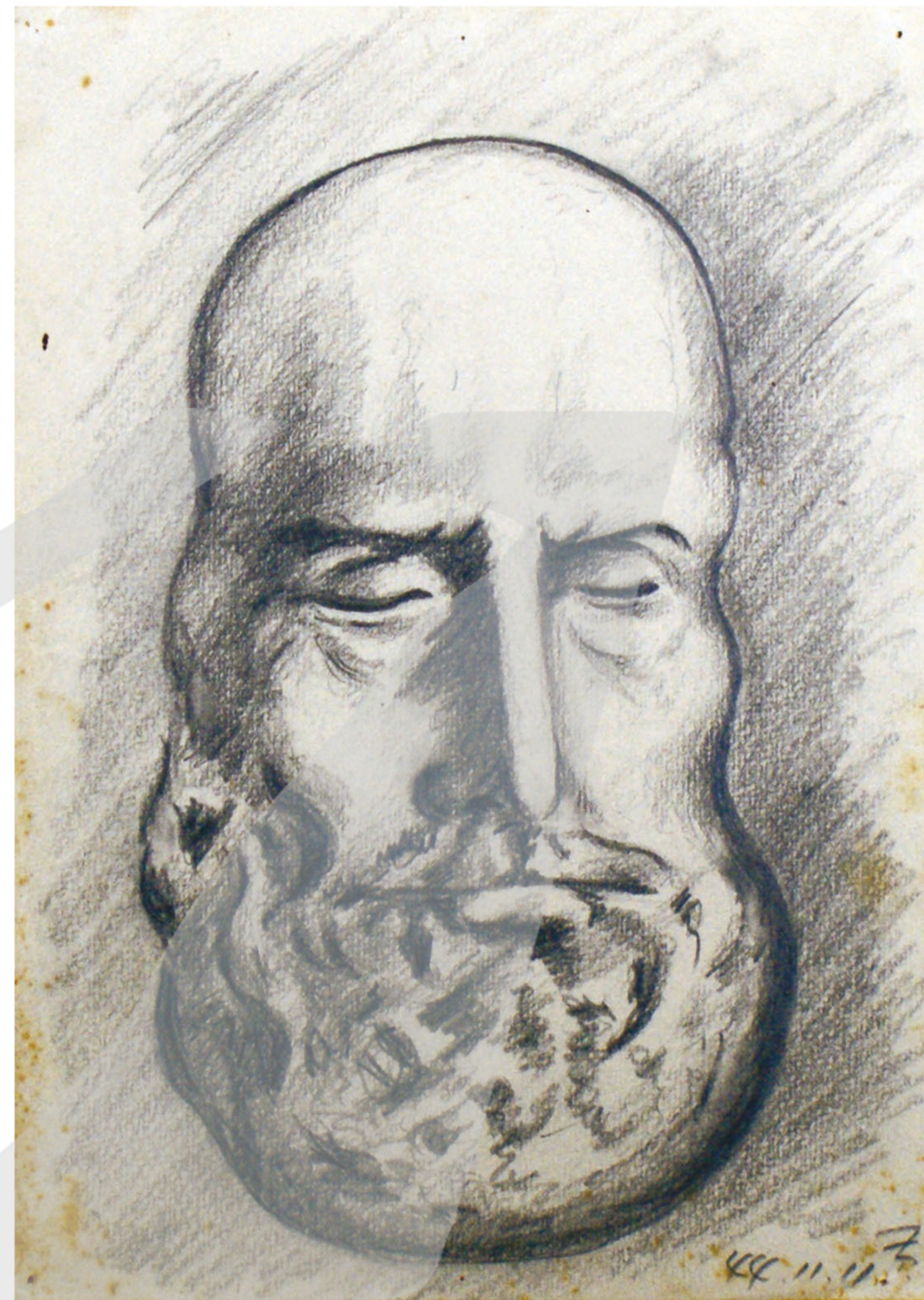
1946年9月，黃朝謨進入東隆國校接受初等教育，課後閒暇常喜歡觀摩、模仿學校附近東隆宮裡面的道釋彩繪、龍虎神怪之屬，同時也與外祖父店鋪內的仙佛像軸作聯結，藉畫筆以馳騁於其想像的奇幻世界之中。此外，廟中諸多匾額、楹聯上的各式書法，雖然看不懂所寫的內容，但其蒼勁而流暢的書風，也吸引了他的注意，而常流連其下觀賞。當時學校極為有限的美勞課，也是黃朝謨一展身手的場域，雖然作品常被老師肯定而張貼於教室後面的展示欄中，然而當時學校氛圍被升學主義籠罩著，是以其美術方面的潛能，在校內並沒有太多的發揮空間。

就讀於東港中學初中部時期，同班同學黃志聰祖父為前輩書家黃

〔左頁下圖〕
1941年，三歲的黃朝謨（右）與二哥黃朝義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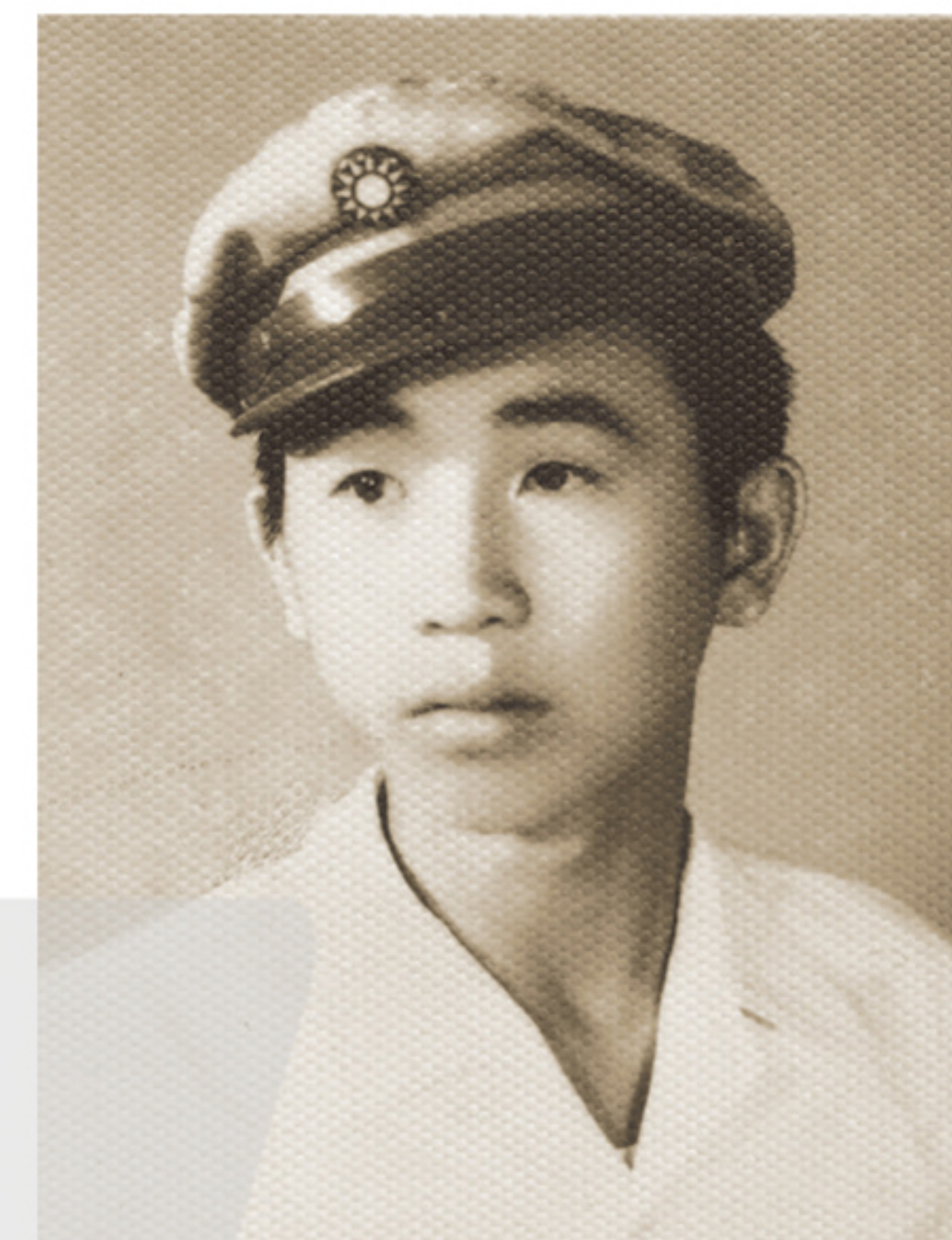
〔左圖〕
1964年，黃朝謨與啟蒙老師
黃雅頌（坐者）合影於東港。



〔右圖〕
黃朝謨 石膏像 1955
鉛筆素描 26.5×19cm

景淵，父親黃甘棠於校內總務處任文書組長，也有擅書之名，當時東港街上不少店鋪招牌、匾額的擘窠書大字即出自黃甘棠之手筆，也曾印行手書正楷《總統嘉言錄》字帖，讓中學時期的黃朝謨頗感欽羨。當時練字主要臨寫陽剛挺拔的柳公權《玄秘塔》，有空時，也會拿出黃甘棠的《總統嘉言錄》讀帖以自遣，偶爾也試著模仿臨習一番。當時的國文老師也擅長書法，看他認真好學，習字用心，曾贈送行書作品一件，以茲鼓勵。

至於黃朝謨所深感興趣的畫圖，初中時期美術老師黃雅頌和佟家斌（亂針繡專家），以及高中時期的劉執中老師都給予很多的指導和鼓勵。尤其劉執中老師，平時常咬著大菸斗瀟灑俐落地示範水彩畫，往往片刻之間，就完成了一幅美麗的畫作，而且舉止風度，比起其他學科老



〔左圖〕
黃朝謨 東港海墘 1960
水彩 39.5×55cm

〔右上圖〕
1956年，黃朝謨高中一年級
留影。

〔右下圖〕
1960年，黃朝謨服役時期戴
頭盔的側影。

師更顯從容自在，讓高中時期的黃朝謨頗為羨慕。當時覺得如能像他一樣，當個中學的美術科任老師，學以致用，也是令人嚮往的職業，因而更增強他對於作畫的興趣。校內甚至連教體育的許昇龍老師都看出他對美術方面的潛力和興趣，還鼓勵他：「喜歡畫就到巴黎去學。」然而在當時一般人的價值觀裡，都認為當畫家難以養家糊口，是以高中即將畢業，在準備大專聯招時，只得順從父母的期盼而報考將來有機會當醫生的丙組，無奈落榜。

服役期間，黃朝謨主要待在原臺南縣境的隆田營區，士官職的他主要擔任士官長的助理，因而得以負責文職工作，所以閒暇時，以練習書法紓解軍旅生活之刻板 and 枯燥。部隊中副連長和幹事都寫得一手好字，尤其副連長王虎臣的小楷，既勻整又靈活，讓他格外佩服。是以平時也常觀摩他寫字並伺機請益。也曾跟著副連長及幹事，以部隊中如廁用的黃色粗質草紙練習書法。由於部隊中練字有同儕作伴，可互相切磋，練字又可安頓心靈，且又獲得明顯進境的激勵，因而讓他越寫越起勁。

[右頁上圖]
黃朝謨 東港老家對街
1960 水彩 35.5×25.5cm

[右頁下圖]
2001年，位於東港延平路、
黃朝謨的老家廳堂，黃家以
「義薄雲天」為家訓。

從這段時期開始，黃朝謨養成了天天練字的習慣，甚至較為忙碌的軍事操練之片刻休閒時間，他有時也會用樹枝或細竹枝代替毛筆，在地上練習寫大字。自此以往迄於現今，書法成為他每天固定的日課，甚至與其日後的藝術風格之形成，產生了緊密的聯結。

自修投考大學美術系

結束兩年的軍旅生活之後，黃朝謨曾當了一年的郵務士，同時繼續



1964年，黃朝謨與祖父黃漏
澎合影於東港老家前面，門聯
為黃朝謨所書。

準備大專聯招。經過一年準備之後，第二年考上位於臺中的逢甲學院（逢甲大學前身）夜間部會計系。就讀會計系期間，在偶然機緣下，經由當時正任教於高雄第八中學的國小和初中同窗謝建而之引介，認識極具雕塑造詣的第八中學黎用中老師（與陶藝名家吳讓農為北平國立藝專同學），經黎老師引導賞析其肖像雕塑作品，讓黃朝謨對雕塑藝術有了初步的概念，進而產生了興趣。雖然會計系的課業不難應付，但他始終覺得與自己的興趣落差太大。因此，念會計系的同時，也自修準備加考美術術科，隔年終於順利考上位於臺北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簡稱「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美術學系。家人感受得到黃朝謨對於學習美術之興趣和理想的堅持，終於同意他選擇美術一途。

由於準備美術術科考試，在時間上正逢黃朝謨在逢甲會計系就讀，當時無暇也無錢學畫，因此，參加術科考試時水彩和書法就發揮原有的基礎；當年考國畫未規範畫題，可以自由發揮，因而黃朝謨就以外祖父店鋪神像軸及廟宇彩繪中常見，而且平時印象比較熟悉的《芥子園畫譜》中「焚香趺坐老僧」為題材，背稿繪寫以因應；素描一科，以前未曾用過炭筆，乾脆以自己帶來的炭精筆作畫。或許其繪畫潛力讓評審教授們感受得到，在學科方面也維持相當之水準的緣故，1963年夏天，終於順利通過大專聯考的窄門，如願以償地就讀他所嚮往的美術學系。

